

《中国宝卷总目》补遗

王 昊

一、《中国宝卷总目》的体例及贡献

车锡伦先生主要依个人之力，赖友朋之助，穷十五年之光阴，编出了《中国宝卷总目》（为论述方便，以下均称车目）这样一部煌煌巨著，实乃研究宝卷者之梯航，裨益学界不浅，可谓厥功甚伟。车目在以往学者宝卷编目的基础上广事搜求，收罗宏富，共著录了中国国内和海外公私收藏的宝卷 1579 种，版本 5000 余种，宝卷异名 1000 余种。车目主要著录了以下内容：入编的宝卷以较通行的卷名为正名，并在其下注出异名；有简单题解，且注明宝卷的编撰者、归属、版本、收藏者及机构等情况，非常详备。车目体例中尤其值得称道者为，按音序、笔画精心编排了宝卷及其异名的检索系统，搜寻起来十分方便。从中我们能看出车先生用力之勤、经营之苦。可以说，车目是继郑振铎《佛曲叙录》、胡士莹《弹词宝卷目》、李世瑜《宝卷综录》后的又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。它的出版必然会推动宝卷研究往纵深方向发展。但是，确如车先生在该书后记中所言：“笔者虽尽力而为，惜未能将各地收藏宝卷一一过目。时下海内外公私收藏亦续有发现，本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。”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宝卷车先生未曾寓目，因而在车目中不曾有所反映。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有题为清代逃禅居士集的《宝卷汇集》，共收一百二十种作品，宝卷收藏较

集中。《宝卷汇集》中的藏品全是抄本，良莠不齐，有抄写相当隽秀的精抄本，有抄写极陋不堪卒读者，亦有因误抄而多处涂改者。笔者仔细研读了全部抄本，并一一对照检索了车目中的宝卷及其异名的著录，共辑得有补佚、版本和校勘价值的宝卷三十种。现将其分为三种情况作一简单介绍，即车目未著录的宝卷、异名车目未著录的宝卷、抄写年代题记较车目早的宝卷。以供宝卷及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参考。

二、车目未著录的宝卷

(1)《烂柯山宝卷》，系旧抄本，一册，一卷，无抄写人及其年代题记。抄写比较认真，字一般，但涂改处少，错处几无。半页八行，行十八字，全卷二十一页。书口上半写有“烂柯山”，下半写有“吴惠棠志”。名为“烂柯山宝卷”盖因故事中朱买臣未发迹前在烂柯山砍柴度日而得。卷首起自“且说汉朝浙江省会稽地方有一人姓朱名买臣，”讫于“买臣进京谢皇恩，官封职大不非轻。一路为官多清正，子孙显贵耀门庭。迅速光阴容易过，买臣八十有余另。此时伸表来告老，奉旨浩（据语境当为告之误）老转家门。一子成亲女出嫁，一生快乐过光阴。夫妻日日来念佛，功成行满上天庭。痴梦卷，宣完成，诸佛菩萨尽欢忻。人欢佛喜消灾障，斋主获福保太平。”卷中对朱之前妻崔氏乃白虎精投胎，会给人带来灾殃大加渲染，极尽嘲骂之能事，所映了市民思想落后的一面，这是需要加以批判的。全篇以宣扬佛教思想为主，同时也孱有道教思想，体现了民间宗教信仰的混杂不清。按：本事取自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，在通俗叙事文学中，演绎此事者尚有宋元戏文《朱买臣休妻记》，元杂剧《朱太守风雪渔樵记》、《会稽山买臣负薪》，明清传奇有《佩印记》、《露绶记》、《烂柯山》、《渔樵记》等。此外，《醉醒石》第十四回中的莫女事与朱买臣妻相类，结尾评论也说她“生前貽讥死后貽臭”，“是朱买臣妻子之后一人。”

(2)《油坛宝卷》，系旧抄本，一册，一卷，无抄写人及其年代题记。半页七行，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不等，全卷五十二页。首页有一枚阴文小印，字已不可辨。卷首起自“叹息青春运未通，华堂锦室尽见空。早知今日买卖贱，悔不当初学务农也。”讫于“世上无双杀子事，宣扬四季定太平。油坛宝卷宣完满，传说世上众人听。经也完来卷也完，佛也欢来人也欢。佛圣两欢添吉庆，一年四季保安宁。斋主年年增福寿，两防贺佛永康宁。会上因缘三世佛，文殊普贤观自在。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”“油坛宝卷”叙徐氏谋杀亲子藏碎尸于油坛后伏诛事。按：据宝卷中有“乾隆三十八年事，和尚事情八月中，一说实情无虚话，字字行行尽事情。”“乾隆年间到如今，□□学得正林样，”（中间两字不可辨）两处唱词，据此似可推断，此事乃清朝乾隆年间发生之真事，因之为了一桩非常奇特、不合常理的惨案，所以一直在民间流传，并被作为宝卷题材来宣讲。卷中主要以此骇人听闻的奇事为载体来宣扬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。

(3)《猫儿祝寿宝卷》，系旧抄本，一卷，无抄写人及其年代题记。半页八行，行二十字，全卷共四页。起自“百样为善孝为先，来世投猫有分别。大众难得听猫话，猫儿祝寿世罕闻”，讫于“前世不修今受苦，修来投于富家门，前世借了义债分还清，耕牛就是还债人。”写三人转世投胎为猫，其中张龙在世修行投胎为乌云盖雪，张虎乃在世念佛人，投胎为雪里拖枪，张彪是行恶人，投胎为偷粪老鼠。王丞相将乌云盖雪送于皇帝，雪里拖枪留给自己，将偷粪老鼠交给百姓。一日三鼠向老猫祝寿，老猫命三鼠各念佛偈祝寿，程明道懂兽语，与王丞相一同听三鼠祝寿，老大、老二表明在君王和丞相家享尽清福，而老三则诉说在百姓家受尽苦楚，最后点明前生修福后世有报。本宝卷主要以拟人方法表现佛家的业报、轮回思想，意主劝世修行。

(4)《荤素分明宝卷》，系旧抄本，一卷，无抄写人及其年代

题记。半页八行，行二十字，全卷共二页。起自“夫吃荤来妻吃齋，西方路上各自飞。吃素为善仙桥过，吃荤难免地狱门。”讫于“你吃羊肉我吃齋，奈何桥上见高低。奉劝在堂诸大众，修行吃素最便宜。”本篇叙山东谢子岐每日吃荤，其妻邹氏吃素并劝夫君吃素，谢不听。谢先死，因生前吃荤备受折磨，三年后，在奈何桥下遇见邹氏过仙桥，求其救命。乃言明因果报应，生前吃素获好报，吃荤受恶报。从内容看，完全是宣扬素食修行、不杀生，以免来世遭恶报的佛教思想的宣传品。

(5)《鹿度樵夫宝卷》，系旧抄本，一卷。半页八行，行二十字，全卷共三页。起自“为人有恩须先报，莫做忘恩无义人。有恩不报非君子，有仇莫冤认为人。”讫于“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不知早来与迟来。”本篇叙山东泰望山樵夫杨利及砍柴落入涧中，被修行五十年的鹿救了性命，却心生歹意，要杀鹿，未果。继而又想让两猎户杀之，鹿将前情相告，五只小鹿也哀告乞免，猎户遂不忍下手。杨的恶行遭到天谴，被雷劈死在鹿门。作品主要宣场忘恩负义必有恶报的思想。

以上三种再加《红脸托钵宝卷》、《五虫争斗宝卷》、《金锭宝卷》、《孝媳宝卷》共七种一同抄在一册上，这种体例在《宝卷汇集》中仅一见，非常奇特。

(6)《欺贫宝卷》，系旧抄本，一册，一卷。半页八行，行二十六或二十八字不等，全卷三十一页。卷首题为《欺贫宝卷》，盖以故事内容命名，卷末题有《玉球宝卷》之名，盖因“玉球”乃定亲信物而名。又《宝卷汇集》目录中著录为《欺贫宝卷》，而其他无与其重名者，可以确信此本即《欺贫宝卷》。本疑它与车目0806条《欺贫害婿宝卷》同，经在文学所查对，后者乃《黄糠宝卷》之异名，遂知两种实为不相干之宝卷。起自“欺贫宝卷初展开，诸佛神圣座莲台。在堂大众同声贺，福寿多子永齐来。……”讫于“劝人莫做欺心事，莫道无佛也无神。玉球宝卷宣完

满，诸佛世尊尽喜欢。”本篇叙元朝浙江金华府杨乾夫妇之子杨素与尚封雷之女订亲，但杨乾夫妇亡故后家庭连遭灾变，杨家遂穷困不堪。尚封雷两个儿子均当朝为官，尚封雷与长子嫌杨素贫穷，千方百计欲悔婚约。然而，尚夫人、次子夫妇和尚小姐坚持婚约不能悔、三番五次与尚封雷斗智斗勇，终大获全胜。最后杨素在他们的支持下得中状元，举家欢欣无比。

三、异名车目未著录的宝卷

(1)《南无吉祥菩萨宝卷》，按：内容乃演绎汉文帝时开宗义家七世不分家之事。检车目宝卷正名及异名中均无此名，因疑此为未著录者。然《宝卷汇集》之目录又著录了《开家宝卷》一目，而全部作品中，除此以外无叙开家事者，据此可知其为《开家宝卷》之异名无疑。车目 0563《开家宝卷》条下注：又名《发财宝卷》、《七代宝卷》、《忠孝天颜宝卷》。0564《开家宝卷》条下注：又名《弥勒宝卷》。均无此异名，应予补入。

(2)《双奇宝卷》，按：其内容与《双奇冤宝卷》同，均敷演熊友兰、熊友蕙兄弟双双蒙受冤屈，最后清官况钟为之昭雪事。惟抄写小异。对此，车目分为两条来著录。车目 1242《双奇宝卷》条下注仅存一册，言其藏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。车目 1245《双鼠奇冤宝卷》条下注：又名《十五贯宝卷》、《双奇冤宝卷》、《访鼠宝卷》、《冤缘宝卷》、《双熊梦宝卷》。参见《十五贯宝卷》、《奇冤宝卷》。据此，《双奇宝卷》乃其同卷异名无疑。乃疑车目著录的《双奇宝卷》条，因未亲睹原本，而误将同卷异名的宝卷当作不同之两种来著录了。经在文学所查对，证实了我的想法。因而，这两条应并入一条著录方为妥当。

(3)《双惜录宝卷》，存上卷，佚下卷。卷末有“琴川王大统抄 娄东沈小云藏”的题记。按：考其内容惟人名“王均荣”此卷作“王君荣”，抄写略异外，同于《三景阁宝卷》。车目 1343

《三景图宝卷》条下注：又名《三鼎甲宝卷》、《三景阁宝卷》、《三锦阁宝卷》、《昆仲宝卷》、《昆仲贤良宝卷》、《三贤宝卷》等。此异名车目未著录，理当补入。

(4)《五虫争斗宝卷》，按：其内容与《五虫宝卷》同，均叙公冶长懂兽语，听五虫各自夸耀本领之事。惟抄写稍异。据车目1510《五虫宝卷》条注，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王铭卿抄本一册。无此异名，当据以补入。

(5)《红脸托钵宝卷》，按：其内容与《红脸古迹宝卷》同，均叙红脸僧化斋时救蛇，蛇恩将仇报事，颇类东郭先生故实。惟抄写稍异。据车目0611《红脸古迹宝卷》条注，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一册光绪十六年抄本。无此异名，应予补入。

(6)《桃花女延寿宝卷》，按：其内容与《桃花宝卷》同，惟抄写略异。车目0344《桃花宝卷》条下注：又名《桃花延寿宝卷》、《顺星桃花延寿宝卷》。参见《桃花女宝卷》、《女延寿宝卷》。均无此异名，当据此补入。

(7)《黑心宝卷》，按：其内容与《西瓜宝卷》同，惟抄写略异。车目0873《西瓜宝卷》条下注：又名《西瓜宝卷》、《黑心种西瓜宝卷》、《李黑心宝卷》、《欺心宝卷》、《爱花伤身宝卷》、《斋僧宝卷》。均无此异名，应予补入。

(8)《西瓜记宝卷》，按：其内容与《西瓜宝卷》同，惟抄写略异，是它的又一异名，也应补入。又作品中名为《西瓜记宝卷》，而逃禅居士《宝卷汇集》的目录著录为《西瓜宝卷》，此乃两者同卷异名的一个旁证。

(9)《大士世尊化成家堂五圣宝卷》，按：卷名正下盖有阳文“高嘉玉”的方印，且卷末题有“高嘉玉崧泉沐手抄习”“岁次丁卯桃月中旬五日完”。其内容与《家堂宝卷》同，惟抄写小异，车目0710《家堂宝卷》条下注：参见《观音家堂宝卷》、《家堂财神宝卷》、《家堂灶界宝卷》。无此异名，理应补入。

(10)《观音游地府宝卷》，按：其内容与《观音游殿宝卷》同，惟抄写小异。车目 0553《观音游殿宝卷》条下注：参见《观音大世游十殿阴阳善恶报应人心宝卷》、《香山说要宝卷》。无此异名，当据以补入。

(11)《兰香宝卷》，按：其内容与《兰香阁宝卷》同，惟抄写稍异。又逃禅居士《宝卷汇集》的目录著为《兰香阁宝卷》，而作品名为《兰香宝卷》，这是其为异名的一个旁证。车目 0409《兰香阁宝卷》条下未注此异名，当据此补入。

四、年代题记较车目早的宝卷

(1)《唐僧宝卷》，车目 0338 条著录最早者是傅惜华收藏的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抄本，一册。而《宝卷汇集》收的本子是两册本，卷末题有“时维 道光元年桂月下旬 弟子浦正芳沐手钞”。即此本的抄写是在 1821 年八月（此为阴历记月，以下均同），比傅惜华藏本要早二十年。

(2)《螟蛉宝卷》，车目 0138 条著录最早者是北大馆藏的一册民国壬戌十一年（1922）抄本。而此本卷末题有“光绪十一年岁次 乙酉榴月 昱日 安心逸河巷浜抄录”，即其抄写年代比车目著录的要早三十七年。

(3)《雕龙扇宝卷》，车目 0293 条著录最早者是苏州藏一册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抄本。而此本卷末题有“飞龙同治戊辰岁次 桃月吉日 晋昌 唐山甫录”，即抄写年代比苏州藏本要早二十三年。

(4)《香蝴蝶宝卷》，车目 0913 条著录最早者是南开藏一册光绪四年（1878）华世卿（眉轩）抄本。而此本卷末题有“同治十三年杏月 昱 高廷佐抄录”，即其抄写年代比南开藏本要早四年。

(5)《姻缘宝卷》，车目 1433 条著录最早者是北京藏一册清光

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抄本。而此本分两册两卷，上卷卷末题有“天运惺癸丑岁菊月念日 欧品祥抄录”“共五十叁板敬选”，即其抄写年代为1913年9月。下卷卷末题有“大清光绪念陆年太岁庚子榴月 欧品祥敬选”“共□□板”（中间两字漫漶莫辨），它的年代比北京藏本早七年。而且，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，欧品祥先抄下卷，隔了十三年以后才抄完上卷。

（6）《发财宝卷》，车目0159条著录最早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一册民国九年（1920）李茂枝抄本，卷名《美玉宝卷》。此本则无前题，据卷首首句和《宝卷汇集》的目录，可以断定就是《发财宝卷》，卷末题有“天运同治四年岁次乙丑巧月下浣四知堂杨缘松秘藏记”，既曰“秘藏记”，则其抄写年代必早于此，即至少要早于1865年7月。换言之，它的抄写年代至少比文学所藏本早五十五年。

（7）《六神宝卷》，车目0479条著录最早者是首都图书馆藏一册清光绪五年（1879）抄本。而此本卷末题有“时维 道光八年正月 日 滦泉周炳沐手敬抄”即其抄写年代比首都图书馆藏本要早五十一年。

（8）《姑嫂同修宝卷》，车目0531条著录最早者是苏州藏一册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年吴维松抄本。而此本卷末有题记“道光十一年榴月上旬 滦泉周炳录”，即其抄写年代比苏州藏本要早五十九年。

（9）《四喜宝卷》，车目0595条著录最早者是北师大藏一册清光绪元年抄本。而此本卷末题有“天运咸丰三年岁次癸丑杏月昱抄录 钱永山”，即其抄写年代比北师大藏本早二十二年。

（10）《红袍宝卷》，车目0247、1263条著录最早者为郑州藏一册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陶继贤抄本。此本卷末题有“大清光绪六年□月抄万芳□”（月前芳后各有一字漫漶，不可辨）。它的抄写年代比郑州藏本要早五年。

(11)《描金凤宝卷》，车目 0131 条仅著录两目，其中有抄写年代的，是苏州藏一册民国庚午十九年（1930）胡文忠抄本。而此本卷末题有“光绪十八年六月，汇龙庵尼应修藏”，既名曰“藏”，则其抄写年代必早于 1892 年，至少要比苏州藏本早三十年。

(12)《养亲宝卷》，车目 1410 条著录两目，其中有年代题记的是北大藏二册乙酉年抄本，不能断定是哪一年。而此本卷末则题有“光绪念玖年菊月日立谷旦 赵凤鸣沐手抄顶”，即其抄写年代是 1903 年九月，可能比北大藏本早也未可知，今录之备考。

(13)《皇封宝卷》，车目 0666 条仅著录首都图书馆藏一册旧抄本，无抄写年代题记。而此本卷末则题有“时维 道光十三年癸巳杏月朔弟子姚茂芳谨立”，即其抄写年代为 1833 年二月。其抄写年代或早于首都图书馆藏本也未可知，今录之待考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

（上接第 200 页）

见地摊上堆书甚多，盖从乡间来者，中有两捆《殊批谕旨》，询之知为残书，因嘱其检查所缺几何，售者即解捆点阅，忽见其中夹有此册。特为留出，售者谓“恕不拆卖”。检点完毕，知《殊批谕旨》仅差十余册，遂商谈售价。售者也颇爽快，只讨废纸价即售，因并此留之。此亦意外收获，过去从不知有此《题名》，真殊遇也。《殊批谕旨》后从直隶书局残书中配齐，亦幸运甚，开花纸精印，亦内务府之精刻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佛教协会